

著名画家史国良： 黄胄先生建议我们多画熟识的动物

黄胄老师曾经跟我说,成为一名人物画家,不一定只盯着人物画,要多选几种动物,比如说家畜的,鸡、猫、狗、牛还有马、驴、骆驼,凡是跟人有关关系的动物,都可以画,而且不但要画,还要画精,将来搞创作的时候可以跟人物搭在一起,增加画面的生活气息,让画面更活泼。

画动物是画家的一个难点

他自己是这么做的,所以,在近代的人物画家里面,可以说,黄胄的动物画是第一的。他几乎每张画都有动物,给画面增加了很多的生活气息。

现在画动物是人物画家一个被忽视的地方,也是个难点。很多人物画得不错,但是一旦加上动物的时候,就容易漏洞百出。

我受黄胄先生的启发很大,也画了很多动物,比如马、猪、牛、鸭、鹅、狗。我唯独不画的是毛驴,因为黄胄老师画的毛驴太好,也太有名了,我们应该要主动“避嫌”。我的师兄石齐也是别的都画,就不画驴,比如他画鸡就画得很好,很有名。

黄胄先生一直强调,让我们要画自己熟识的内容,不能瞎编,要深入生活。如果画一些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内容,跟撒谎一样。

为了深刻反映生活,我画了《访状元》,这张画后来还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。当时出了个“养鸭子状元”,各地的农民养殖户都过来参观取经。有人跟“状元”在聊天,听“状元”介绍养鸭的经验,画面中人物的手势都是从生活中选的,特别生活化。“状元”两个脚交叉搭着,上身微微倚在车上,那都是很生活化的动作,然后画面的下半部分有一个老汉、一个小伙子正在看鸭子,尤其老汉手拿着草帽的手势,蹲在那里,边看鸭子边扇草帽,小伙子则低着头看着鸭子在笑,两个手撑在膝盖上,这样的场景就是在生活中来的。

徐悲鸿的马跟传统的马画不一样

所以,画动物给我好多启发。其实画动物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,只要画好一种以后,其他的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可以举一反三,我也建

议广大年轻学子,以后可以多选一些跟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题材进行练习、创作,像狮子、老虎、鳄鱼等动物,跟人关系比较远,要画好则不容易。

有一次,我带学生下乡,一名老头赶着驴,学生们都很激动,突然拉着我就说,老师,您看,黄胄……他们指着是一群驴叫黄胄,他们应该是惊讶黄胄先生画的毛驴真的从生活里来的,说明驴已经深刻地成为了黄胄画里的符号,齐白石画虾、徐悲鸿画马,黄胄画驴……所以,此时,看到驴,就想到黄胄。

谈到徐悲鸿的马,那也跟传统的马画不一样,传统的画马更多的是直接照着马的表面形象画,相对板一些。但徐悲鸿画的马,是写实的马,是造型跟笔墨结合起来的一种马,特别的生动。

人常说黄胄的驴,单个不好看,必须跟人在一起才好看;徐悲鸿的马只要跟人在一块就不好看,必须单个看,想想也挺有意思。

其实,黄胄不但熟悉驴,还养过驴、放过驴,在他那个年代里,他还赶过驴车卖豆腐,每次走到小酒馆的时候,他就喝一口,驴就在那里等着,有时候回来的路上,驴甚至会主动把黄胄拉到小酒馆门口,然后在那里等着,特别有意思,因此,黄胄和驴的那种感情是很深的。所以,黄胄画的驴多是与人在一起的,或是赶着驴,或是放驴等等,又或者是大场面。而且驴的蹄子声像某种乐器一样,比如他的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,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,弹着冬不拉,唱着赞歌,迎着朝阳向东方走去,那毛驴小尾巴在甩,就像个指挥一样,然后小蹄子吧嗒吧嗒地走,所以,这张画不但有动感,而且还有乐感,有声音的感觉,弹的琴声,老头唱的歌声,老头脚打的节奏,驴蹄子打的节奏,整张画特别好。



■黄胄 卖驴

黄胄： 画好毛驴非常难

我画了很多年驴子,但驴子怎么走路我不知道,相信许多人也不见得知道。驴子的四条腿和人腿不一样,迈右腿时不能同时迈左腿。我也发现有些画,包括古人画的驴子或其他四条腿的动物,右边的前后腿一起迈,那是不行的。驴子和人走路一样,不可能同时出右手、迈右脚,出左手、迈左腿。人出左手迈左脚还能站

得住,驴子就站不住,非摔跤不可。

根据积累的素材,我一天一天地加强对驴子的观察,发现画好毛驴非常难。我尽量把驴子的结构、形态和生活观察细些,多了解一点。同时,我想通过画毛驴来锻炼自己的笔墨技巧,通过画驴——自己最熟悉的东西,吸收前辈大师、古人和外来的技法,作为自己训练基本功的试验。

我画了许多毛驴,甚至有幸养过毛驴、赶驴车卖过豆腐。接触越多,就越懂得毛驴的动作、脾气、性格,就越觉得毛驴可爱,画的毛驴也逐渐有了感情。所以,要画好一种动物,必须集中力量突破一点,然后举一反三;要少而精,少则得,多则惑。这对于自己水平的提高,对自己笔墨的变化也有好处。



■史国良 访状元

著名画家陈永康： 曾为了研究鸟,家养了十多个种类



■陈永康 新秋

我从刚学画开始,就已经接触鸟类动物题材,回想起也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初的事了。当时跟陈子毅老师学画。由于我住的地方,刚好距离花鸟市场不远,几乎每个星期,我都会去花鸟市场看雀,后来,为了研究各种鸟,我在家里前后养过十多笼的雀,十多个品种,每天观察他们的动态、羽毛颜色等。其中,麻雀画得比较多,因为这是在城市里也常见的鸟类动物,大众喜闻乐见,画起来也不算复杂,颜色不算多,主要是灰色和赭石色,相对容易画。

此外,我画的八哥、山雀、寿带、画眉、黄鹂等也比较多,还有鹤、鹰等。画这类题材,最关键是要观察好它们的动态,尤其注意的是嘴、眼、爪,而画的过程,第一步应该先把握好身形,就是一个“卵”形,一边大,一边小,然后再加个头、嘴,那么,很快就可以画一只鸟类的形象。

我表现鸟类题材,更多的是寓意较好的内容,例如“喜上梅梢”“双喜图”“松龄鹤寿”等比较受老百姓喜欢的作品。花卉类则有梅花、向日葵、枇杷等,梅花代表了风骨,而枇杷则有“五月枇杷树满金”。

九旬艺术家潘绍棠： 徐悲鸿的马有丰富的笔墨趣味

1950年徐先生虽然身体不好,可是他还曾亲自到我在所在的雕塑教室,为全国英雄模范画素描像,他画的素描头像,我就非常佩服,那些轮廓线一笔下来就准,不用改的,又快又准。

而传统画作中的马,是站着不动的,但徐悲鸿的马,则是奔跑状态,而且不是工笔的,而是水墨写意的,有丰富的笔墨趣味,形成了我国特色的水墨马,在

世界具有独特的影响力。在这一点,我认为,他用水墨画马,是他对中国画杰出的贡献。我不是画水墨画的,但一直对徐悲鸿先生的马充满了浓厚笔墨的敬佩之情。



■徐悲鸿《群奔》翻拍自《20世纪中国艺术史》